

科林碎玉

歌德的银杏叶

文·李咏

吾心吾性

情韵意杨

文·杨卫国

我每天都走过十里长街的银杏树, 见过它秋落的黄和夏的绿荫, 也喜欢捡几片心形的叶子夹在书里。



右图为歌德给 Marianne von Willemer 的诗和银杏叶



大利,他相信能看见多样植物的简单统一:假如植物不是照同一个基本模式构造的,我们怎么可能认识这样那样的形式呢?

斯,出没在五花八门的植物中。归根结蒂,植物就是叶片……”从子叶到茎叶、花瓣、花蕊的过程,就是歌德所谓的“植物的变形记”,而植物形态学也就这样诞生了。

若说他看银杏的叶片只是习惯,从叶片看出哲学,则关乎他一生的修养。原诗的诗德文不认识我,若干中译本却不够味儿;我更喜欢下面的英译:

This leaf from a tree in the East, Has been given to my garden. It reveals a certain secret, Which pleases me and thoughtful people. Is it one

living being, Which has separated in itself? Or are these two, who chose to be recognized as one? Answering this kind of question, Haven't I found the proper meaning, Don't you feel in my songs, That I'm one and double?

我喜欢 one and double, 它比 Northcott 的译文 (single and twofold) 简洁。它直观呈现了一种复杂的哲学:co-incidentia oppositorum (coincidence of opposites),对立的和谐;或 unity in duality,二元的统一。

若分若合的两瓣叶片,是一还是二?是一心还是二心?这是一个问题,歌德以这个问题为叶片赋予了哲学符号的意义,就像浮士德门口的五角星。而且,我们也容易从这一点联想到浮士德的主题——我的胸中住着两个正欲分离的灵魂,一个沉溺爱欲的尘世,一个向往纯净的天界。

但小诗的意义比浮士德博士的纠结更令人纠结,因为它令人更抽象地想那个“二”与“不二”的问题。这也许要借《维摩诘经》来映照了:“我我所为二,因有我故便有所,若无有我则无我所。”(我所,就是我的所有。)诗末段说他自己还没找到问题的答案,只好无赖地说,看吧,这诗里就藏着两个我。等于把问题化为自己的身体交出去了。更高明的回答应该是文殊菩萨说的,“于一切法无言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不二法门。”

小诗有几个中译本,感觉都不够“二”,我不喜欢。我从来不懂诗,也不信能译好诗,但看见不二的歌德,看见他的来自东方的嘉树,便忍不住想试试——勉强译成下面的样子:

东方有嘉木,托生在西园。一叶多幽意,相知更堪怜。一叶分两心,天生自独立。两心本一心,自在寻无缝。莫问心与形,无人能解悉。且听此微吟,难分心与我。

这不能算翻译,也许可以算我假装歌德学用汉字写诗,写得不好也情有可原。但愿秋天再见到飘落的银杏叶时,我自己还能记得它。

桂下漫笔

“放生池”边的祁彪佳

文·胡一峰



多官方色彩,此时则得到地方社团和精英广泛响应,成为一种个人行为。有些士绅还在自家庄园开辟了专属的“放生池”。戏曲理论家祁彪佳就是其中之一。

祁彪佳是山阴人。《明史》中有传,说他“生而英特,丰姿绝人”。山阴,即今天的浙江绍兴。在浙江,绍兴人向以刚硬、硬朗著称。祁彪佳20岁考中进士,刚踏上仕途,就娴熟地处理士兵闹饷,收获赞誉。身逢大明帝国大厦将倾之际,他为挽救国运做了不少工作,在干部群众中口碑颇佳。

不过,“政坛硬汉”祁彪佳内心深处也有柔软的一面。他热衷于放生活动,日记中不乏从别人刀下买鹅、猪等动物放生,以及举行放生集会的记载。祁彪佳创立的“放生社”,成立于崇祯九年(1636)四月初八。

祁彪佳的放生和他对佛学的兴趣有关。不过,根据日本学者研究,明代知识分子对放生的观念十分复杂,他们把动物看成比人类更弱小的生灵。与佛经中的故事相比,中国的故事和实践更关注弱小的动物,并将其与弱小的社会成员作类比。儒家思想中的仁爱、万物一体的思想,也被用作放生活动的精神资源。

即便如此,在祁彪佳心中,“放生”及所放之物的意义,似仍远大于普通的人。对偷盗放生之物者,他主张坚决打击,决不手软。有一次,崇祯十三年(1640),绍兴府米价高腾,他放生的螺被饥民偷去充饥。祁彪佳十分不满,要求县严查此事,他的解释是为偷螺者免堕地狱。然而,他似乎没想到,这些饥民偷吃他放生的螺,恰恰是为了活在人间免赴地狱。或许他也想到了此节,只是因为这些螺经他之手放生,卑微的软体生命就此被赋予了渡他解脱的伟大意义,自然要高于那些不值一提的饥民了。如此说来,祁彪佳心中的道德天平上,一端站立的是饥民,另一端却并非是螺,而是他自己!晚明的士大夫乐于分享放生之举,不但成群结社,且在放生池边立碑刻石,公布资助者的姓名。这似乎也因为这些螺经他之手放生,卑微的软体生命就此被赋予了渡他解脱的伟大意义,自然要高于那些不值一提的饥民了。如此说来,祁彪佳心中的道德天平上,一端站立的是饥民,另一端却并非是螺,而是他自己!晚明的士大夫乐于分享放生之举,不但成群结社,且在放生池边立碑刻石,公布资助者的姓名。这似乎也因为这些螺经他之手放生,卑微的软体生命就此被赋予了渡他解脱的伟大意义,自然要高于那些不值一提的饥民了。

杭州失守后,“彪佳即绝粒”,留下“臣子大义,自应一死”的遗书,“端坐池中而死”,“夫人子弟不知也。笑容可掬,颜色如生。”“放生池”拯救了无数小生命,最后成了它主人的赴死所。不过,即便祁彪佳最后的时光是在他心心念念的放生池边,但人们今天还记得祁彪佳,却主要是因为他对故国的忠贞,在文学戏曲上的建树,以及飘逸园林的生活趣味,而不是放生的功德。



向日葵(油画)

阿廖娜·瓦西里耶娃(俄罗斯)

词说文学史(廿九)

刘成祥

如梦令·姜夔

窗外波平天渺,陌上闲生春草。疏影赋清空,寒月隔花明暖。啼鸟,啼鸟,缀玉翠禽娇小。

如梦令·吴文英

梦觉日斜空香,身寄雪泥鸿爪。雕缲赋经年,谁解鬓丝多少?吟啸,吟啸,一叠暮云残照。

如梦令·文天祥

天地烟深风涌,江海浪寒霜重。按剑出真州,云月黑沉如梦。谁共,谁共?笑问世间龙凤。

工匠之道

文·杨代华

一天,一名青年男子推开了日本东京一间寿司店的门,他要用餐。然而,店员却客气地告诉他,本月的位子已经预定,他可以定下个月的。男子有些诧异,他环顾了一下这间仅有10个座位的小店,问道:这里供应小菜吗?店员说,这里只有寿司,每位三元起价……

纪录片《寿司之神》的这个镜头,相信让每一名观众都心生疑问:这间小店为什么这样牛呢?

原来,这间小店的老板正是被誉为“寿司之神”的小野二郎。一位日本的美食家说:“我吃过数百家餐厅,二郎的寿司傲视群伦。”如果说这位作家的话还不够权威,那么,我们来听听《米其林指南》的评价吧。“我们在那里从未失望过,它是完美的米其林三星”。

二郎何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 85

岁高龄的小野二郎说:“一旦你决定好职业,你必须全心投入工作之中,你必须爱自己的工作,千万不要有怨言,你必须穷尽一生磨练技能,这就是成功的秘诀,也是人家敬重的关键。”

二郎上小学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到寿司店当了学徒,结婚时,银行户头上仅有10日元。“我不想流落街头,就必须努力工作。”他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工作。他不喜欢假日,只想尽快回去工作。

鲑鱼是制作寿司的主要原料,二郎说,小鲑鱼我们会放三天熟成,大一点的要熟成10天。还有章鱼,过去我们会按摩30分钟,现在要50分钟,这样才能让肉质变软,带出香味儿,上桌时还是温的……

二郎挑鱼时,会从鱼身上切下一小片肉,在手中捏一捏,再用手电筒照一

照,便知道肉质的优劣。

所有顾客都爱吃二郎店里的米饭。二郎说,煮米时要用很大的压力,这样煮的米才好。另外,米饭的温度非常重要,大多数人认为,寿司是冷的,实际上,米饭的温度要保持像人的体温一样才好。

在二郎的店里,客人入座,便会有人递上热毛巾。热毛巾是手工准备的,因此学徒必须先学会用手拧毛巾。毛巾很烫,这种训练很辛苦。学不会拧毛巾就不能碰鱼。之后才能开始学着用刀、料理鱼。10年后才可以学习煎蛋。

小野二郎用自己的一生,锲而不舍地探求着寿司制作的精髓,他把一项工作带入了艺术化的境地,被誉为“极简的纯粹”。这不就是人们一直以来渴求的“工匠精神”吗?



哦,意杨,你不就是让泗阳意气风发的凤凰吗?